

# 投生

李沛昱（香港城市大學  
商學院學生）

不管東南西北，但凡中國，都市裡的夏天總是炎熱到無以復加的，無數的知了隱在樹葉中不知疲倦地鳴叫，像一台碩大的發動機。寬闊的街道又多為東西走向，一整天都有陽光或直或斜地鋪在滾熱的水泥地面，永不知疲倦地炙烤著我們脆弱的神經。然而立秋之後，城市的傍晚往往就只剩下溫柔，隨和得如同瓊瑤女士的筆觸，完全忘卻了白天的炙熱，和剛鬧完小營扭的戀人一樣，火藥味雖是隱約可嗅，大部分情緒已轉為了嗔怪的嬌羞。這個時候，往往最適合攜一卷摺扇，和涼風習習撞個滿懷，享受著喧囂中的安寧。

可是幾乎所有人都身不由己。六七點鐘的時候，我正端坐在電腦前整理永無止境的文件，表情是地主剝削長工那般的麻木不仁。窗外的天色已經黯淡，刺目的霓虹燈和尖利的汽車喇叭囂張地混在一起，讓人想起車禍現場的碎玻璃。行人永遠步履匆匆，心都是懸在半空，總也找不到一個落腳點來舒一口氣。血液中流淌的都是重金屬，滿腦子裝的都是精明至極的算計，時間久了，往往也會力不從心。

我使勁推開窗戶想醒醒腦子，手機卻不約而同地興奮地唱起了歌。有那麼一瞬間我突然微笑了，忙碌了一天之後，也只有手機的歌聲是激情依舊的。

喬文的電話。我按下接聽鍵，充滿磁性的聲音傳了過來：「明天晚上，抵達香港，來接我嗎？」

喬文。一個塵封許久的名字就這樣在我們面前打開。多少年了，於我而言，他就像一個美麗而又憂傷的符號。我常常心虛又自欺欺人地想：他已經把我忘記了。自從喬文離開後，我一直在逃離記憶中那個神秘而又遼

遠的故里，最終我逃到了香港，跟隨著城市心律不齊的節奏。每日結繩記事，終究還是剪不斷，理還亂。

認識喬文的時候，我們都窩在南海的海灣中瘋長。海灣附近的漁村總是幽雅卻熱鬧，隔著淺淺的岩石便能聽見浪花的呼嘯。正午時分，陽光如撞碎的星星般散落在長滿皺紋的海面上，樹葉被海風打得梨花帶雨，駛進港灣的油輪卻是平穩而踏實的。那時候，喬文的夢想還是當一名懸壺濟世的中醫，後來卻成了最受船長青睞的大副。他就是乘著一艘巨大的巴拿馬型油輪遠去的，當桅杆消失在水天相接處，我才終於明白，他選擇了離開我，去做海洋的情人。他不愛城市的灰色冷漠，於是卷著行囊浪跡天涯，他的腳步，我喊啞了嗓子也追不上。

但是現在，他毫無預兆地，又要在我面前出現。就像永不止息的西風漂流，不停地奔跑，最終還是一次次地回到南大西洋。

在中港城碼頭，我見到了對我揮著手的喬文。

「好久不見。」喬文面對著我淺淺地微笑了，嘴角彎成一個優雅的弧度。時隔多年，喬文的影像第一次在眼前和記憶中重合。當年的喬文是一個面色白淨的青澀男生，如今卻是成熟中透著樸素，並有一種超然世俗的氣質不住地洋溢。我不由自主地呆住了，腦中浮現出第一次與他見面的情景。那是在一場足球嘉年華的盛會上，他是綠茵場上傳球傳得最好的孩子。整片綠茵仿佛都是他的，草坪就是他的舞臺，他伴隨小草的生命跳躍。我已是很久沒有如此近距離地觀察到幾乎完美的天人合一，他的整個人都融進了綠得快要溢出來的生機盎然。我的情緒就這樣被他行雲流水的舞姿感染了，當他下場時就順手拍了他的肩：「教我踢球好嗎？」

「好久不見。」我也回應，局促中有些不知所措，於是下意識地摸了煙盒中的煙，熟稔地點起。當第一縷煙霧鬼魅般地融入空氣時，我清楚地看見喬文的眉頭皺了一下。我的手有些尷尬地停在了半空，心虛地把煙扔在地上，還欲蓋彌彰地踩上一腳。

「來。你先上車。」我為喬文打開車門。二手的豐田，我這等窮酸之人也只能配得起這個。但是這足夠成為我留在這座城市的藉口，畢竟我不再需要艱苦卓絕地擠地鐵擠公交，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尋找一個落腳點。或許這只是第一步，但是，多少人因為第一步，開始了人生道路中漫長的而又不切實際的幻想。

「你甚麼時候學會吸煙的？」我的顧左右而言他，喬文卻並不放過我。我這才猛然記起，少年時的他便是這樣，我也不善於扯謊，往往一點破綻被他抓住，便會被問到啞口無言。時光荏苒，他怎麼可以連最小的秉性都完好無損地保留著？

「在大城市呆久了，心理壓力大，慢慢也就學會了。」我像在描述一個事不關己的事件，「說真的，我喜歡這種頹廢的煙霧，尤其是讓它散發在鋼筋混凝土之中。」

「你變了。」喬文有些訝異有些失落地瞪著我。須臾他的目光軟下來，聲音裡充滿了憧憬，「呵……你還記不記得，當年我很喜歡你的。那個時候你就像林蔭大道上最細小的那棵梧桐，很挺拔很清秀的，一點都不做作。」

「那麼久遠的事情，還提它幹嘛。」我不自然地笑了笑。其實我甚麼都記得，那一段經歷早已在我生命中盤根錯節地生長。當年，母親曾經問過喬文，為甚麼會喜歡我。喬文笑著用敬語稱呼她：老師您以前經常帶她去看風景嗎？難得她一點都不做作，表情一直是自然而然的，清新得就像一幅山水畫，不像很多譁眾取寵的女生，一看就讓人渾身不舒服。

母親卻陡然提高了聲音，「自然而然？你懂得甚麼是自然？自然，不是一個表情一幅山水畫。如果你相信自然崇尚自然，就應該想像二十年後的她會被自然變成甚麼樣子。她會像所有的中年婦女一樣，嘮叨蔬菜漲價，孩子不用功，還會心不甘情不願地上班，一頭悶在辦公室，跟朋友打電話一打就是幾個小時，細數隔壁鄰居大媽兒子的表叔出了甚麼甚麼事。她還會從早到晚坐在沙發上看電視，屁股都不挪一下，給你打電話開口閉口都是『還不給我死回來』，然後迫你開車送她去買化妝品。你還指望看到她臉上山水畫那麼美的表情？想得美。到了那個年紀，只有慵懶的不耐煩的世俗的表情才是自然而然的，可是你想過這些嗎？」

母親的話說得很無情，而更無情的是，我相信她說對了。一個都市女子該有的麻木頹廢和做作我都有，在劣質的音響中消耗自己的生命，走路目不斜視，從來不會多留意誰一眼。

「那一座山，很美。有雲霧的光環懸在山頂。」喬文望著車窗外，在沉默了半晌後終於開口了，聲音帶著點似是而非的猶疑。

我漫不經心哼了一聲表示回應，眼睛沒有離開前頭車輛的車牌，繼續不疾不徐地前進。「待會兒我幫你去找一家酒店住下，我認識導遊，費用

可以降到最低。明天你要是願意的話可以自己先逛逛，我要先去處理幾份文件，下午還有個會議要記錄。對了，你要是方便的話，順便幫我打電話訂一張CD好了，號碼在我電話簿第一頁，跟他說要艾米納姆的新專輯就行……」

我自顧自地說著，完全忽略了喬文早已變得鐵青的臉。待我的目光終於遊移到他臉上的時候，我霎時被他如基度山伯爵見到仇人般的眼神嚇住了。心裡一個激靈，腳下狠狠地踩下剎車。幸得車子已經拐進小路，沒有造成連環交通擁堵的條件。輪胎發出一聲淒厲的慘叫，在水泥路上磨出長長的一道痕跡，倉促不安，像極了我此刻惴惴的心跳。

「你為甚麼會變成這個樣子？」喬文的目光讓我整個人都在打顫。

「你別這樣盯著我。」我趴在方向盤上喘著粗氣說道，「別指望所有人都能跟你一樣守著大海過一輩子，有道飽漢不知餓漢饑，你可以不對命運妥協，但倘若無時無刻不板著一張臭臉，一分一秒都不肯屈從，難道想一輩子對生活怒目而視？我別無選擇。其實你也一樣。」

「我來給你講個故事吧，」死一般的沉寂後，喬文緩緩地開口，「從前有一個山洞，地勢偏僻，很少有人會注意，直到有一天，兩個和尚路過此地，在山洞上方刻了『投生洞』三個字。於是眾人皆以為此洞為投生寶地，紛紛跑來投胎，洞外之人看見洞中冒出黑霧，接著顯現紅蓮，進洞投胎的人坐在紅蓮上不久便消失——大家便都相信他們是轉世投胎了。唯有當地縣令不信這個邪，命人殺了一頭豬，捆上毒箭扔進山洞。不久只見黑霧久久不散，又聽得洞中有怪聲，眾人進洞檢視，發現山洞中乃是一條巨蟒，而紅蓮就是它的舌頭。」

「你明白沒有，城市就是這樣一個山洞，大家都以為在這裡可以擁有一切，不管聽了多少噪音，嗆了多少廢氣，你們還是這麼執迷不悟，一雙眼睛都釘死在鈔票上，以為這是讓你們脫胎換骨過上幸福日子的紅蓮，可事實上卻是吞噬你們身心和靈魂的巨蟒……」喬文的額角滲出了大顆的汗珠，卻小心翼翼地不敢滾落，生怕再惹惱了這座休眠火山。

我目瞪口呆地聽著，不知不覺中，淚水肆無忌憚地畫滿了一臉。等我回過神的時候才發現指甲深深地掐進了掌心。張開手的時候醒目地看見一排月牙狀的傷口，明晃晃的血液一絲一絲慢慢滲出來，似乎看得出心臟規律的浮動。我擦了擦眼淚，因為我根本連哭的資格都沒有。喬文不能明白，如今的社會，你可以為愛情流淚，可以因為磨破的膝蓋和手肘哭泣，

但是在絕境中絕對不可以。我知道為了物質上的保障必須要犧牲些甚麼。也許，也許心理底線只是第一件罷了。

但是有一件事他說對了。這樣的犧牲只會發生在喧囂的都市。為了追求一些物質上的滿足，我們毫不猶豫地拋下了許多東西，而信奉的不過是一些虛無縹緲的希望。太多人安安份份地呆在城市，做一個再也找不回心的空洞魂魄。多麼諷刺。

「對不起。」我努力讓自己不哭出來。「明天，我帶你去一個地方。」

第二天我帶喬文去了長洲島。長洲島的夕陽有一種被水溶解後的迷離，褪了一半的顏色給海面，是真正的半江瑟瑟半江紅。海面被晚霞染得明亮熾熱，成了一副遼遠而又迷幻的意識流作品。

「熙熙攘攘的城市，轉一面便是遼遠的海洋。」我從心裡暈開一個微笑，對喬文說，「當你鼻青臉腫地折騰了一圈之後，也許你會發現，世上有太多的相輔相承，物極必反否極泰來，城市與山海，並非勢不兩立。」

我想，那些曾經試圖證明地圓學說的科學家們真無奈，費了那麼大勁只為了揭示一個血淋淋的真相。沒有一個天涯海角能讓我們逃離和躲藏，在翻越了無數的山峰與海洋之後，最後還是回到城市的懷抱。當我們大驚失色地發現它們本就融為一體時，整個靈魂都已沉默，只有心跳連著脈搏，牽扯出一絲悠遠的回聲。

喬文臉上堅冰似的表情漸漸融化，柔和地傾瀉在迷幻的落日中。「那麼，」他說，「永遠別忘了，到海洋的懷抱中歇歇腳。」

「那麼你能不能別再離開。」我討價還價地說，「你一直在逃離這個快節奏的都市。可是有些時候，千錘百煉才能返璞歸真，如果你有愛人，機器的轟鳴聲也是種享受。」

他的笑容瞬間明朗了，「好。」

山與海的另一端，隱隱約約總能聽見公路上車輛來來往往，傳過來便幻化成了一種質樸的喧響。我將耳朵貼近喬文的胸膛，他的心臟節奏很沉穩，比長洲島的波濤更綿長。我知道，我聽見了生命真正意義上的投生。